

脸红时刻

□ 刘翔(上海,作家)

本人虽曾一惯标榜烟酒不沾,但有朋友常对我说:“你这小子,至少场面上要过得去呀!”

就在这个夏日的夜晚,几位文友一致提议假座某酒家,“隆重庆贺”本人的一篇“大作”被转载——说穿了还不是这帮酒鬼找个借口过过酒瘾?在这种场合,酒,无疑是非喝不可的“主旋律”。果然,刚一落座,一位号称“酒坛子”的朋友就嬉皮笑脸地把一白瓷酒盅递到我手中:“刘兄,鄙人不善言辞,这杯酒就代表我的心意,你随意。”要知道,我是个

喝几口啤酒就要满脸通红的人,此刻,真想大呼一声:“饶了我吧,兄弟!”但是面对朋友的盛情,我还是颤抖地举起酒盅。突然,就在我“痛苦”闭上双眼的一瞬间,随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一缕晚风的轻拂,阵阵诱人的酒香扑鼻而来,令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“好酒”,竟如鬼使神差地思忖到:这酒,值得一喝。酒不醉人已自醉也,毅然一饮而尽。

果不出所料,就在酒由口入肚的流淌过程中,我只觉得全身上下一股燥热,两颊滚烫。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

我竟会没有产生一点醉意,相反倒有一种松筋舒骨、耳悦目明之感。“刘兄,侬是模子!”朦胧之间,只听得朋友们恰到好处地“掌声响起来”。此时此刻,还真有几分“煮酒论英雄”的韵味哩。顷刻间,我突然感到自己能喝酒,这发现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。“喝,朋友们!”我一下又端起了酒盅,“算了,别喝啦,看你这小子脸红得多么可怕?”一位朋友不无担忧地扶着我说道。朋友小聚,劝酒、饮酒,适度为妙!谁说不是呢?吃菜,吃菜……



两代人的母爱

□ 殷卫钢(上海,国企干部)

周六中午,小女庆生,她与一位表姐、一位表妹,以及她们的孩子,到静安寺一家餐厅小聚。临结束时,她们听说我家养着一只英国短耳猫,一致决定下午到我家玩,并让小女关照我们,不吃晚饭的噢。

但来了之后,大人之间似有说不完的话,小孩子则是看不够那猫。一晃就到了饭点,因事先没准备,妻子就征求她们的意见:“是吃速冻大、小馄饨或者年糕还是方便面?”结果她们都选择后者。妻子还真是巧妇,就着冰箱里的一点存货,不一会儿就整出一锅罗宋汤,

加上家里现成的面包可搭配;还有一小碗红烧肉、两只茶叶蛋、一些火腿肠,客人们吃后都夸好。

开饭了,小女表妹琼见我家的方便面都是辣的,说她女儿不吃辣,就准备下楼去买。我说天热,我骑车去方便。“我知道她喜欢吃哪一种面。”琼说着,执意自己走路去。小女表姐怡帮她女儿泡好一桶方便面端上来,面上红彤彤的尽是辣油,她女儿见了也面露难色。怡赶紧把面桶端回厨房,将其中的面捞在一只大碗里,拌上罗宋汤,重新端给自己女儿……我看在

眼里,心想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只要孩子能吃好,做母亲的从无怨言!

无独有偶,周日中午,我去居家附近一家面馆为妻女买冷面。见有可单买的红烧大排,就买了两块。买到家后,女儿很快就把一客冷面、一块大排“消灭”了。妻子见状,只吃了冷面和其他小菜,却未动另一块大排。我故意悄悄问,你怎么不吃大排呀?她低声答道:“既然女儿喜欢吃大排,就留给她晚上再吃……”

连续两天发生的这些小事,联系起来看,还真是两代人的母爱啊。

